

朱天心《漫遊者》

◎楊美紅

承續上一本叫好的小說集《古都》，《漫遊者》重複之前敘述的基調，在各種歷史性時空裡不斷移動漫遊，記錄了「尋找」的可能與不能，採用了一貫的書寫距離（例如「你」這樣的主詞運用，從你看到「我」），以及慣有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敘述情調，試圖在歷史洪荒裡尋找一己生命之定位。

這本「悼祭之書」（黃錦樹語）處理的是一點也不新鮮的死亡議題。關於死亡，大概是古今中外最受歡迎的書寫主題，在這裡，則藉由地理時空的旅行與生命旅程這一點也不新鮮的比擬、隱喻來進行對話。

因而，我們不妨做點提問，首先，旅行為何會成為這本書（或許多文學作品）裡知識與生命最常也最喜歡相提並論的修辭法，這些修辭的隱喻背後指涉何種生命態度？

旅行作為一種修辭的方式，最重要也最顯而易見表現方法在於：離開的可能與必然。就如作者選擇脫離「我」採用「你」的敘述觀點一樣，離開產生距離，而距離作為一種藝術手段，不論在物理的身體或心理的情感上，距離的拉扯糾葛使得所有的出航回歸產生了基本意義，亦即原點的產生之於人的根本存在一般。

因為有了原點，距離才能成立。因此，從書的文章篇名不難窺見一二，〈夢一途〉（幻境與現實的距離）、〈五月的藍色月亮〉、〈出航〉、〈銀河鐵道〉、〈遠方的雷聲〉都是有關地理空間的距離語彙，而〈《華太平家傳》的作者與我〉更是涉及至親生與死的情感距離，在這些篇章中，拼貼而跳躍的時空旅程以一種百科全書式的觀覽出現，在這種浮面的漫遊裡，不斷出現的依舊是長長的恐慌，害怕失去原點的恐慌，用浮濫的詞彙來說，則是害怕認同的失落，而其中，語言扮演了關鍵性角色。

抗拒陌生的語言成了堅守自身原點的方式，漫遊者迷失在陌生的國度裡只能是一種強化回歸的憑藉，因為對陌生地域實體空間的陌生化表面化（膚淺化？），敘述者才更能貼近原初的位置，亦即一種精神上的認同，在這裡抗拒的方式則是源出於對（文史哲？）知識的認同。相較於歷來評論者對於作者本身的背景所引發的政治性詮釋，或是作者本人無意有意對於二分法的焦慮，都並未觸及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最根本的失落。（在台灣，作為一個批判型知識份子或者是小說家身份所帶來的焦慮。）

而填補這種失落與焦慮的方法最速成的方式便是知識的大量引用。引用，作為一種複製的手段，就像任何時尚商品一

樣，既是一種標誌，也是一種差異化的手段。利用引用所涉及的死亡（作者之不在），書寫者自行僭越了存在的位置，並找到一個可供攀浮的標的——超越生死的精神性認同——而在這樣的認同裡，尋找安身立命的一方角落。

對於敘述者「會在哪兒呢？」、「這裡可好？」這些「純粹的問號」，莫不是從時間上的回歸來對應，相較於地理空間的阻隔，時間點的自由來去，顯示了存有是經由回憶的再現而抵達彼岸，而通過這些書寫，漫遊者的靈魂遂能逐一安頓並回到最初。

只是，這樣的努力並不新鮮。於是，讓人不得不問的是，這場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旅程是按圖索驥一段失落已久的生命地圖，還是創作行旅裡遍索枯腸後的無路可走？不斷分岔的旅程始終難以成就精彩的冒險（是因為這個時代的關係嗎？），而故事結構崩解的敘事實驗難道不是一種風格重複後的落伍嗎？

此外，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，這本「短篇小說集」的定位引發的另一重提問是：何為散文，何為小說？為什麼這是一本「小說集」，而不是「雜文集」或「散文集」？（傳統的分類系統為何能或不能套用在這本書上？）難道是散文的難以定義抑或小說可以無所不包的強悍魅力？而

又有誰可以去執行分類的權力？

在舊有的分類系統逐漸被淘汰的當代，我們要完全棄守分類的疆界，或仿效西方的文體分類，或回歸中國的分類模式（如《漫遊者賦》的提出），還是自行研發更有創意的文體評論體系並針對此分類模式下定義，這大概是下一世紀文學史要探討的問題之一。



漫遊者／聯合文學／2000.11